天一阁的规矩

袁念琪

天一阁博物院现在的正大门,不是创始人兵部右侍郎范钦家的原正门。范家正门为院内司马第的正门,门口两旁各有两根长杆挂中进士的旗,当年气派可见一斑。

以藏书闻名的天一阁,书藏于两层砖木结构的宝书楼。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(1561—1566),距今460年左右,时藏书7万多卷。天一阁虽去过多次,印象最深是第一次,只因那次可上楼参观。

藏书的二楼是一长通间,与五开间的底层不同;隐意"天一生水,地六成之"。进楼见挂一排红木板,第一块6个大字:"烟酒切忌登楼",挨后《禁牌二》:"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,罚不与祭三次;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,罚不与祭一年;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,罚不与祭三年,因而典押事故者,除追惩外,永行摈逐,不得与祭。"之后一字排开《禁牌三》等,一一宣告藏书楼的规矩。此外,还有没挂出的规矩:"代不分书,书不出阁"。开门需各房同意。入楼如启动核武器:门和书橱钥匙各房分管,一房缺席就无法见书等。

若违规,处罚是"不与祭";轻则三次,重则三年以至"永行摈逐,不得与祭"。祭祖是中国人盛行数千年的隆重民俗,不仅进行礼、孝等传统教育,认祖归宗也是增强家族认同和凝聚,维护家庭身份及完整永久。罚不与祭,则是在家族中对个人的有期除名,变相逐出家门;所幸是没开除家籍,还是给出路,把你看作可教育好的子女。看似最轻是不与祭三次,但一年最重要的祭只有除夕、清明、重阳、中元四回,三次不能参加,也就意味一年不能参与家族重大神圣活动和团聚。

制定这些规矩是为保护藏书,正是这些规矩让藏书传13代且绵延360多年。以至于在这些藏书面前,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感叹道:"读书难,藏书尤难,藏之久而不散,则难之难矣。"一家藏书,其实是一家挑起了千家万户的护书重担。倘若没有规矩,藏之久而不散就成空话。

而在范钦去世88年后的1673年(清康熙十二年),天一阁的规矩被黄宗羲打破。藏书对他开启得到范家各房及族长范光燮的同意,陪他书海泛舟是范家任嘉兴府学训导的范友仲。坚冰的打破,不仅因黄宗羲的学识、人格和声望,也在于他是位爱书藏书人。他在登天一阁的前8年,总算有了自己藏书的续钞堂;连他为自己墓前望柱所写对联里也书影重重:"不事王侯,持子陵之风节;诏钞著述,同虞喜之传文"。

规矩是死的,人是活的;人定的规矩是可改的,而不是受制和囿于规矩。改是与时俱进,更好造福于人,惠泽天下。定规矩以保护和传承藏书,目的是为读书服务;现从为本族服务变为外姓服务,规矩由此升华。

黄宗羲进天一阁的消息传开后,多少学者和藏书家是"买舟欲访甬句东"。继黄宗羲后,其主编《明史》的弟子万斯同、拥有传是楼的徐健庵、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、"史学大柱"全祖望等纷至沓来,天一阁成为天下读书爱书人的黄金屋。

毛泽东说过:"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,连声赞曰:'好箭!好箭!'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。"1773年(清乾隆三十八年),范钦八世孙范懋柱打破"书不出阁"规矩,把天一阁好箭规模放出;为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献珍本638部,被采录473部。之前虽有黄宗羲为天一阁"取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",那只是展现一张叫人垂涎的菜单,这次把珍馐端出,唾手可得。献书获乾隆帝嘉奖:"四库广收罗,懋柱出珍藏",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1部共1万卷,钦赐铜版画《平定回部得胜图》1套16帧等。天一阁不仅输出藏书,也输出藏书楼建造模式。《四库全书》抄7套分藏的7座藏书楼,均仿天一阁而建;因乾隆帝有旨:"今办《四库全书》卷帙浩繁,欲仿其藏书之法,以垂久远。"

天一阁藏书有规矩,而该景点进门范钦像,出口却是麻将起源地陈列馆;布局合规矩乎?讲解员以梁启超金句作答:"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(麻将),也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。"看似不符规矩,实为规矩出神入化的运用。使生活更美好,才是规矩的原则和精髓吧。

乡野蒌蒿最撩人

阿 黾

最早听说蒌蒿的名字,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小学生。老师给我们讲解诗句"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",同学们都不知道蒌蒿为何物。老师说:"就是我们老家河边长的驴蒿呀!"我们这才恍然大悟。

蒌蒿,水乡土生土长的一种野菜。在故乡的方言俚语里,又被称作吕蒿、芦蒿等等,但叫得最多的还是驴蒿,喊它"驴蒿薹"的也不在少数。当和煦的春风荡漾起河湖港汊上的涟漪,傍水而生的蒌蒿们便摇曳着满身翡翠般的碧绿和鲜嫩,带着一种扑鼻而来的乡野之气,以及清远怡人的异香,铺排出一份清新淡雅的自然之味、春天之味。

儿时所见的蒌蒿,没有一棵不姓野,根本就没有现在所谓的人工种植。它们兀自生长在水边滩头,从来不需要谁来服侍、打理,什么除草、施肥、治虫等等,对于蒌蒿而言,约等于多此一举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给蒌蒿一顶纯天然绿色野生无公害蔬菜的帽子,应该是当之无愧。也难怪古人称赞蒌蒿是"草中之翘翘然"了。

记忆中的童年,每年春回水乡时,我都要挎着一个小竹篮、提着一把小镰刀,屁颠颠地跟着母亲到广洋湖滩边采摘野蒌蒿。小南风带着醉人的暖意,鹅黄的阳光下,蒌蒿款款摆动流畅的身姿,像茼蒿又不如茼蒿紧密的叶片层层叠叠,仿佛戏台上挥舞的水袖。凑近了仔细打量,总觉得蒌蒿生得眉清目秀,亭亭玉立。那水莹莹、翠生生的模样,还真有点家乡戏里的青衣花旦的味道。

但我并不是从小就喜欢吃蒌蒿的,其间也经历一段由讨厌到痴迷的过程。母亲把割回来的新鲜蒌蒿去掉叶子(那叶子真苦,据说也能做菜,但我们那里的人从来不吃),留下那碧绿如玉的茎秆,洗净、切段,素炒着当盘菜。也许是那年月缺油少盐的缘故吧,一开始吃蒌蒿真是难吃得要命。但许多次的"锤炼"之后,舌尖上的滋味越来越奇妙,便觉得蒌蒿鲜嫩脆爽,满口留芳,才有了"初闻蒌蒿美"的感觉。

蒌蒿当菜,除了清炒、荤炒,便是烫水后凉拌,似乎所能做出的花样并不多。但不管怎么做,那一根根碧玉簪似的蒌蒿,总能给人特别舒畅的口感,那是清香、鲜美,那是脆嫩、爽口,真所谓"登盘香脆嫩,风味冠春蔬"。蒌蒿吃起来有点像炒山芋藤茎,却又比山芋藤茎多了一种药香似的芬芳。品尝着蒌蒿如此奇异的风味,许多的人和事,都在蔬菜的作用下渐行渐远,只剩下开心和愉悦,觉得活着的滋味真好。

读过邻乡名家汪曾祺先生的散文《春天是吃野菜的季节》:"蒌蒿好像都是和瘦猪肉同炒,素炒好像没有。我小时候非常爱吃炒蒌蒿薹子。桌上有一盘炒蒌蒿薹子,我就非常兴奋,胃口大开。蒌蒿薹子除了清香,还有就是很脆,嚼之有声。"相对而言,在凉拌蒌蒿、清炒蒌蒿、蒌蒿炒豆腐干子、蒌蒿炒肉丝之外,我比较喜欢用蒌蒿炒咸肉片,鲜味与咸货并存,清香和腊香同在,更觉可口绵长,回味无穷,恰如汪老爷子所说"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味道"。

如今,野生的蒌蒿已是菜场和餐桌上的稀罕之物,几乎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,那是反季节的蒌蒿,虽然也可以用来煞馋,但终究吃不出从前的滋味。"最是一年春来到,千根万根蒌蒿香"。我常梦见,春天的乡野随处可见蒌蒿曼妙的身姿。欢笑着掐来一把,回家与咸肉片爆炒,两三个红辣椒点缀其间,出锅装在仿青花瓷盘中,青红绿白相衬,可谓色香味俱全,仿佛整个春天都被请进了家里,那撩人的芬芳更是氤氲着乡愁的滋味,让人心醉神迷。

雨中桑枣落清波

朱秀坤

桑葚熟以紫,水鸟时遗音。在我们老家,桑葚一律唤作桑枣。桑枣密密地铺排在青枝绿叶间,红红紫紫,半红半紫,半紫半黑,黑得发亮的,也好看,一串串如夏夜繁星。时有斑鸠、喜鹊、白头鹎之类的野鸟飞临枝头,长喙一啄,便有绛紫汁液轻轻溅开,染得钢嘴趾爪皆成乌紫。大饱口福后,才一振羽翼,轻啼两声,自在飞走。那桑树枝叶受到振动,熟透了的桑枣遂无声地从枝上坠落,"叮咚""叮咚"落在了柔河轻波中,逗引得鱼儿打两朵水花,过来争抢——桑树底下等枣子是也。更多落在地上的则没人在意无人问津,斯时农夫村妇们都忙着收菜籽、割麦、栽秧,豆田里除草,民间谓之"双抢",馋嘴的孩子不在学校就在田间帮忙,根本顾不得摘桑枣。唯有闲适散漫的文人墨客作两首诗来叹息:殷红莫问何因染,桑果铺成满地诗。

桑枣熟得紫乌发亮时,也是学子们临近高考收获季。我读高三那时,其实没有感到"压力山大",全校两个毕业班,顶多也就考取两三个吧,"剃光头"也不是没有。对于成绩不算拔尖的我而言就是"打酱油"而已。也知道刻苦发奋,只怕对不住土坷垃里刨食的父母亲人。晚自习结束了,还要点了煤油灯用功,实在瞌睡得哈欠连天,用冷水擦把脸提提神,继续在书山探路,在题海泅渡。哪怕明知彼岸遥迢,也要拼搏一番。心里明白,总有一天吃下的苦会有回报的。

也就是周末或实在烦闷时,我会独自到学校后面的小路上走走,散散心,放松一下。那是一条幽僻的路,路边树多,有些阴郁,细雨绵密滴答,枝叶一洗如碧,依稀听到一两声子规的啼叫。人家的大门都闭着,我知道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,都冒了雨在地里劳作吧。撑一柄伞,我看到河边有一棵歪脖子老桑树,枝叶间的桑枣并不多,但个头皆如大拇指一般大小,紫黑诱人,可惜多随了枝叶扑在河心处,非驾船无以采撷。

我伫立在河埠码头上,河水清碧,一颗颗雨珠落下,无声地落在河水中,荡开无数的同心圆,瞬间又扩散开去。蓦一声,一颗桑枣落在了水上,霎时一尾小鱼游来,伸头,唼喋,又一颗桑枣"叮咚"落在水面,让鱼儿衔了去,躲入水底享用去了。水面上复又归于岑寂。也有三两颗桑枣暂时漂泊水面鱼儿不知的,如黎明时的晓星,倒让人心里空落落的。直到看见鱼儿游来,快乐地一张嘴,吐两口泡泡,将那桑枣全部吞下,我才会心满意足地离开。

那些日子里,我喜欢在雨中的水码头上徘徊,伫立,发呆。看一颗熟透的桑枣从青翠的枝叶间坠落,如叹息一般落在水中,落成碧天里的星星,也喜欢看一尾小鱼将乌紫甘甜的桑枣吞食,看水面凝碧成一片无瑕的水晶。那时我心里更多的是青春的惆怅与迷惘,具体也说不清在想什么,就知道快高考了,但我的未来与去向在哪里,实在是不清楚,有烦恼,有不安,也有无奈,心里有不甘,但又说不出的那种,那时我是个沉闷的学生。明知生活清贫家中艰难,也无钱复读,就算复读又能考得取吗?终究不敢赌了,便是一道数学方程,有时还有几种解法几个根的,我的解法在哪里呢?只怕是如枝头的桑枣,鸟才食便坠,雨薄酒皆零了……

镜头一晃,许多年就过去了。在人生的长途中跋涉前行,历练摔打,苦过累过,饱经风霜,如今早过了多愁善感的青葱少年,踏入了两鬓花白的中年行列。今年我的女儿也要高考了,真叫人唏嘘,岁月如梭,日光流年啊。

蔷薇过墙头 盛近 摄

叶核成 书

一排瓦檐

林金石

我常常在梦中梦见一排排鳞次栉比的灰黑色的瓦檐,那一排排瓦檐,无论春夏秋冬,无论风霜雪雨,都那么静静地、孤独地伫立在老屋的房顶上,伫立成一排排坚挺的力量!

我之所以会经常梦见它,也许是因为我想它们了吧!想它们,我总会想起孩童时的自己。那时候,我还住在老屋,老屋有我的父亲和母亲,有我的爷爷和奶奶,我们一家几口人就是在这青砖黛瓦的老屋里生活与生存着。

每天清晨,天灰蒙蒙亮,父亲就戴上斗笠,肩扛犁耙,牵着耕牛,离开那一排排瓦檐的荫蔽,走在未知的天空底下,奔向茫茫的田野,开始一天的劳作。而母亲,则挑起箩筐,拿着弯刀,也离开了那一排排瓦檐的遮挡,爬山、涉水,开始了一天的耕耘。

剩下的是我与爷爷奶奶了。这时,我就会与爷爷奶奶一起,蹲坐在瓦檐下玩耍。玩着玩着,爷爷会突然抬起头,对着那一排排的瓦檐久久地发呆。好一会儿后,爷爷就会摇着脑袋叹道:"唉!这一排瓦檐都长苔藓了,许是老喽!"一旁的奶奶也会接茬道:"可不是,咱们都老了,何况这排瓦檐呢?都几十年了,咱们的祖先就是从这里发源的啊!"顺着爷爷凝望的方向望去,还真是呀!那一排瓦檐长满了绿得发黑的苔藓。我能想象,如果瓦檐就是爷爷的下巴,苔藓则是下巴上的胡子,"胡子"在风吹雨淋中枯了又长,长了又枯,就像爷爷的胡子,刮了长,长了刮,刮着刮着,就刮走了岁月,刮走了流年,刮出了一排排沟壑,刮出了一层层沧桑!

后来,刮着刮着,干脆把爷爷和奶奶也刮走了。懵懂的我,每逢静坐时,我就会久久地凝望那一排排灰黑色的瓦檐,望着望着,我突然感觉有一双锋利的眼睛同时盯着我,我感觉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正吞噬着我全身,我被吓得冷冷地打了个颤,从此不敢再去凝望。

有一天,父亲对我说,我们要搬家了,搬到一个四平八稳的房子里。搬家那天,辞别老屋时,我依依不舍地回首凝望着老屋,凝望着那一排排瓦檐。此时,我又看见了那一双眼睛了,只是那双眼睛不再锋利,而是变得黯淡,甚至有泪光盈盈。

进入新家那晚,我彻夜难眠,也许是在老屋住惯了,突然来到一个陌生地,自然是不习惯的,老屋的祥和,柔软,温暖,还吐露着历史尘土的芬芳,是任何一幢别墅大厦也无法媲美的。那夜突然刮起了狂风,风吹得窗户及窗外的树哗哗地响,俄顷,雨来了,是瓢泼的,倾泻而下。我焦急地跑去对父亲说:"爸,这么大的风雨,那老屋……能受得住吗?"父亲淡淡一笑:"傻孩子,这么多年都过去了,老屋什么风雨没见过?可它都挺过来了呀!"我欣慰地点了点头:是呀,都过去几十年了,可它依然坚挺地伫立在那啊!

可我还是不放心,第二天我早早就起来跑去看老屋了。看到老屋历经一夜风雨摧残依然安然无恙,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,只是,那一排排瓦檐,却一滴一滴地滴着昨晚的泪!

时光易逝,岁月易老,转眼我已长大成人并离开了故乡,去到另一个城市里工作,繁华热闹的都市里,我很少再见有青砖黛瓦的房子,有的只是一幢幢装饰华丽的高楼大厦,每日行走其间,我总会想起故乡的老屋,想起那一排排鳞次栉比的瓦檐,心里也就有了一种坚挺的力量!

风吹麦浪

稼 穑

五月,春天已渐渐远去,夏日正悄悄来临,田野菜花开尽,只有麦浪,迎着南风在阳光下低回歌唱。

这是麦子最美丽的季节,小麦青青,大麦嫩黄,柔韧的麦秆随风起伏,油亮的麦叶飘洒如舞,远望麦田连绵无边,近听南风沙沙作响,田野"风吹麦浪欢"的诗意在荡漾。

麦,秋播、冬藏、春发。春天的麦浪,起伏的是希望,希望在成长中,也在起伏中。祈祷风调雨顺,朝夕精心管理,看着麦子的成长就看到了收获的希望,看到希望人们就充满力量,脸上也会泛着美滋滋的光亮。

麦,夏熟。经历风霜雪雨,艰辛地走过四季,在江南梅雨来临之前修成正果。夏天的麦浪,起伏的是丰收在望,面对丰收有收获的喜悦,也有面临农忙的顾虑。割麦、挑麦、轧麦,在闷热潮湿的天气里进行,还有那烦人的麦芒,刺得人们皮肤发红发痒。

麦与人一样,最美丽的是青春期,最辉煌的是成熟期。当"蔚蓝的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"时,麦浪起伏的是她成熟的豪迈,也是她被炎炎夏日烤难耐的不安。田野阵阵热风吹来,麦发出沙沙的声音,似乎是在催农民来收割,此时她最担心的是大风大雨的到来,她的腰杆撑着沉甸甸的麦穗,再也不像青春期那样柔韧,已经不起风雨的折腾,此时的倒伏就会前功尽弃,毁灭丰收的梦想。

麦子非本地土著,难耐江南的地湿雨多,在过去田间水利系统没有配套下,往往是"三麦三麦,亩产不超三百"。虽然她来江南很早(晋元帝大兴年间),但播种面积一直很少,只驻足于高亢地上。上世纪50年代起人多了,粮食不够吃,才把传统的"麦子不当粮,种种白相相"作为粮食作物播种,当然是在农田水利设施大大改善之后才有千斤高产。

麦,不是江南人的主食作物,本地生产麦子传统习惯当饲料,但在困难时期这饲料粮解决了农民口粮青黄不接的尴尬。当时到了麦浪在热风中渐渐黄时,村里乡亲们一展愁眉,麦子要熟了,可有麦片粥、麦片饭吃了,磨点新麦粉做面筋,做酱黄,是当时的乡间美食。这是麦子对江南农民的历史贡献,这是儿时对麦子最深刻的印象。

南风依旧,麦浪如歌。昔日弯腰曲背挥舞镰刀割麦的烦恼已成记忆,而今年轻的农民哼着"风吹麦浪",舒适地驾驶收割机在麦田驰骋。瞬间,麦浪化为金黄色秸秆在田间飞扬,落地为肥;瞬间,麦浪变成了饱满干净的麦粒从收割机里输送到路旁的车上,再入粮仓。为了粮"起早摸黑"还"青黄不接"的年代,瞬间也在风吹麦浪中成为过往。

想念猪油拌饭

江利彬

那一碗猪油拌饭,常让我牵肠挂肚,黯然销魂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,生活贫乏,物资紧缺,买肉是最大的奢望,更别说是吃肉了,那样的情况下,我们的肚子里都缺少油水。除非碰到过节或是月底,母亲才会掏出攒了好些日子的肉票,天没亮就去排着队,从猪肉摊上买回几斤猪板油来熬油。切碎的猪板油一放到烧热的铁锅里,顿时有一股沁人香气弥漫开来,让人垂涎欲滴。母亲用锅铲压住猪油,泡胀的猪板油慢慢地挤出所有油分,萎缩成一团黄褐色猪油渣。待一锅清亮的猪油凉下来后,母亲便把猪油舀入干净的瓷罐里,放在通风处自然凝固。

剩下的猪油渣,我最馋它,它的样子,像极了现在街上卖的鸡米花。往往还没凉透,我就抓着塞入嘴里,轻轻一嚼,松脆可口,嘴里既有猪油的清香,也有肉焦味,当真是好吃极了。而那熬出的猪油,遇冷会凝结,像冰淇淋似的,白花花的,光润润的,舀一小勺,连带炒菜、下阳春面、拌米饭,够我们一大家子吃上十天半个月。

猪油拌饭,也不是谁都能吃到的。那时,父亲为了一大家子的生计,什么脏活累活都干,或扛石子,或挑黄沙,或担水泥,体力消耗极大。为了让父亲有力气干活,母亲也是下了重本,每天早晨,都会给父亲制作一碗猪油拌饭。在饭熟之时,母亲就用漏勺捞起一大碗饭,用筷子从瓷罐里挑上一团早已凝固成如牛奶一样洁白纯净的猪油,拌到米饭里,再加些酱油葱花。等父亲起身洗漱完后,稍稍拌几下,就可以享受这穷苦时代的最好美食了。当然,父亲疼爱我们,自己舍不得吃,总是分给我们姐弟仨。

猪油拌饭实在是太好吃了,每次狼吞虎咽地吃完后,我总要伸出舌头再仔仔细细地舔一下碗。见我这熊样,二姐都会嘲笑我像只小馋猫似的。可能你们真不知道,那时候有一碗猪油拌饭,都不需要其他菜肴,端着饭碗,或蹲着吃,或坐着吃,或站着吃,毫无羁绊,一面吃,一面嗅着猪油拌饭的飘香,总觉得吃不够。那一碗猪油拌饭,让人在清贫与艰难中,对生活燃起了一个又一个希望,它的简单纯粹,直抵内心的温暖。

后来经济条件好了,母亲也经常做一些青菜咸肉饭给我们吃。不过,仍是喜欢猪油拌饭,这不,我记着母亲的做法,给自己做了一碗:盛好热腾腾的米饭,揭开猪油盖碗,用筷子搅上一坨猪油放进饭里,拿起酱油瓶倒上几滴酱油,用筷子拌匀。随着搅拌,筷子上的猪油渐渐融化在饭粒中,更觉剔透,加点碧绿的葱花儿。米粒沾了融化的猪油和酱油的棕红色,油光锃亮,又有葱绿,泛着诱人的光泽。

吃上一口,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,那滋味,怎一个香字了得?那是当年的味道,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味道……

■每周二、三、四、五出版 ■广告电话:021-37687187 ■投递热线:021-57814852 ■本报法律顾问: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(潘峰:13512129634) ■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印刷(电话:021-37212888)